

民衆通俗讀物叢刊之四

俘虜故事

教育部第一社會教育工作團編印

目次

一、淮原三被俘的隱情

二、一個空軍俘虜的自述



A541 212 0011 7445B

俘虜故事

淮原三被擄的隱情

本年五月初旬，有一天，下午，江漢關過江碼頭上，擠滿了等船搶渡的人。在剛有一部分人上得輪船的時候，忽然背後來了一片劇烈喧噪的聲音，從這些亂哄哄的噪聲中，模模糊糊的似乎是吵的：「看日本鬼子！看日本鬼子！」一般人的視線都被這奇異的呼聲牽引過去。果然有幾個武裝憲兵和衛兵，押解了三個繳了械的空軍俘虜嗒嗒的從人叢裏走過來，小孩子們高興的一蹦三跳的跟着看，年輕人們好奇的猜度着他們被俘的經過，也想跑到跟前看個究竟，蜂擁的走上去，就是老年人們也昂頭，蹣跚地走來，想看看這日本鬼子到底是什麼



三頭六臂的怪物，終天猖狂的轟炸死我們這麼些人？每人的臉上都露出幾分勝利的驕傲，內裏都存着幾分想洩憤的恨心。憲兵們見人擠得太多了，生怕鬧出亂子來，便趕緊闕開一條路，把俘虜們領到船底艙裏去了。這時人都靜默着等船靠岸，但「看日本鬼子」的事，誰都沒有忘記。下了船，人們就像奉到排隊命令似的，很齊整的站了兩列，簡直是在上堤崖的路兩邊，打了兩道水洩不通的牆。最後押解俘虜的都上來了，上邊又添了幾個接待的武裝同志。忽然從人叢中一個小孩在喊：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……」憲兵急忙制止說：「不準亂嚷！誰嚷，逮捕誰去！」這時千萬隻眼睛集中在這三個垂頭喪氣的異國一勇士」身上，人們還戀戀不捨的緊緊追隨着，直到他們都走到××所裏去望不見影了。

且說這三個空軍俘虜中有一位名叫准原三，他是在廣東增城被俘獲的。從表面上看，他的被俘，是同別的空軍俘虜一樣，飛機被打傷了，掉在地上，被我們逮捕起來。是的，從去年八月到今年三月，我們已經捕到二十多個了，不都是這樣麼？那裏知道，他被虜的前前後後，竟藏着一段驚奇的故事呢！

日本國內反對戰爭的情緒，本極高漲，准原三便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戰份子，更是一位澈底的反對日本軍閥派。實際上准原三是應該反日的，因為是有他的歷史淵源。

准原三的父親名叫准德元，是山東芝罘人，今年已六十九歲，過了一生貧苦的勞工生活。他的母親名藤本安里，她不是純粹日本人，而是朝鮮父親日本母親的私生女，登記到日本戶籍上。他的家庭，既

是這樣複雜，他幼年時代的不幸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准原三最初就上的大連的日本小學。同學們都看不起他這中國人，沒有一個願意和他做朋友。平常他看見人家一大堆兒童唱歌，打球，跳繩，玩耍得很熱鬧，他也跑過去，想驕在裏面玩一玩，可是那些孩子就一齊攻擊他說：「你是中國人；中國人的兒子，應該回到中國學校裏念書去，爲什麼到我們這裏來！」他在這年幼無知的時候，受到這樣冷酷的欺侮，不曉得反抗，僅只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去獨自玩耍罷去！他十八歲時，他的學校生活，告了一個段落，他需要找個職業來謀生了，他的父親很窮，沒法給他在中國找一個糊口的地方。於是他奉了母親的命令，到日本的島根縣，他的外祖母家。他剛一到那裏，前後左右的鄰居們，都圍繞着他像看怪物似的，更用嘲笑輕蔑的

態度，亂指着他說：「看中國人！看中國人！」他難受極了，恨不得馬上飛回他母親那裏去，告訴母親說「我餓死也不在日本找職業了！」但實際上，他那能够呢？又忍耐着住了幾個月，終究因爲他是中國人，找不到職業。這時他深深痛恨日本，厭惡日本。

他在烏根縣住的期間，遇到了一個同情他的中國商人陳菜，他們一接談就很投洽，准原三快活得不了，他覺得是在荒島上找着了親人，他終天抱着滿懷的熱情到陳家店裏去。在和陳菜的談話中，他得了很多知識，很多教訓，他知道了民族間更多的不平等現象，他幾次要求陳菜帶他回中國，終究因了他的經濟及環境等種種的困難，沒有答應他。

他二十二歲的那年，才靠了親友的介紹到大濱飛行場去半工半讀

的學習航空，先學了一年機械，後來又學駕駛，取得二等飛行士的許可證。因爲已到兵役年齡，被徵到舞鶴海兵團入伍，在日本昭和六年退伍，回到大連，在飛行場服務了好幾年。後來中日戰爭爆發了，他的友人介紹他到佐治保的海軍中去。他能說幾句中國北方語，所以就派他在能登呂水上機母艦上充當翻譯，但待遇是和兵曹長一樣。今年二月裏能登呂母艦開到廣東，同時又招用了許多朝鮮人，台灣人及中國東北人。這裏頭有一個張福壽，是准原三在大連時的朋友，兩人感情非常好，時常暗地裏商議着怎樣脫離日本的束縛，逃到中國來作事。但是他們都不是駕駛員，找不着機會往中國逃。准原三本來是擔任翻譯，因他不會廣東話，就沒有他的工作了。湊巧得很，艦上的駕駛員，有死了的，有傷了的，有病了的，不夠分配了，這時他們出頭的

日子到了。准原三有一千三百小時的飛行經驗，所以就立時把他提用爲分隊長，待遇是中尉。張福壽也被任爲駕駛員了，本也滿想趁此返回祖國的，可惜他和准原三同日奉命出發去轟炸××飛行場的時候，在廣東的某山中撞死了！

准原三這一天奉到了第一次轟炸某處的命令，他高興極了，這是他回中國服務的絕好機會，也是他仇日反日的壯志得到伸展的時候了。於是他毫不猶豫的決心照着他的原定計劃幹去。這次同他一塊起飛的共兩架九四式的水上偵察機，他是編隊長，他們飛到了××上空，他看準了轟炸目標，但是他不發號投彈，却指揮着這兩架飛機，同時落到水上；他同機的偵察兵藤井問他爲什麼要降落，他生恐這個兵不服指揮，影響到別人也不聽號令了，他便很決斷的拿手槍打死了他。

於是他們兩架飛機都很平穩的落在××江面。飛機裏的人害怕鄉村民衆們來襲擊他，都跑到飛機外面來，大家都面面相覷，不知到底這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？馬上會要發生什麼事？都祇好默默的猜度着。另一飛機上的駕駛員吉田跑到准原三這邊來，怒冲冲的質問准原三道：「你爲什麼看見目標不讓投彈？又爲什麼在這裏降落？你是奉命來轟炸的？還是來給敵人送禮？你簡直是皇軍的叛徒了！」准原三聽罷，更不答話，拿出手槍來，立即把他槍決了。這時鄉民來了鄉多，都拿着槍放了起來，他拚命的喊：「不要開槍！不要開槍！」但是廣東的鄉民，那裏聽得懂北方話，更那裏聽得懂他這日本音的北方話呢！鄉民不停的射擊着，他有些着慌，想飛起來去轟炸日本陣地去，不幸，他駕駛的那架九號汽油箱已中了彈，爆發了，他同伴的幾個人都中彈

而死了，只有他自己雖然四面都有槍彈亂飛過去，可是都沒有打中他，好像是一「吉人天相」似的。但他却受了很重的傷，被鄉民們逮捕起來，送交軍部了。我方把他送到後方，經醫院裏好好的給他治療，傷勢已經漸好起來。

他的家庭裏還有父母，只中年紀都很老了，有兩個小孩，但是小孩的母親已經死去三年了；他們都在大連，這老的老，小的小，過活很是艱難。他很希望中國能早點給他個職務，最好是在空軍裏頭，一方面可以轟炸轟炸日本軍艦或破壞日本的軍事設備及財產，藉以反抗日本，報效中國，一方面也可以賺幾個錢，寄回家，盡一點人子之心。

在五月十九的那天，他曾自動請求作過一次廣播講演，大意是：

對日本國民說明中國民族寬厚和平，並勸告日本民衆不要受軍閥們的欺騙。他又點明日本軍閥侵略中國，前途是極危險的，日本民衆應該趕快起來制止戰爭。

「日本隊伍裏，有很多朋友是同情中國的，我們應當和這些朋友聯合起來，共同打倒蠻橫無人性的日本強盜！」他又曾這樣的說。

一個空軍俘虜的自述

去年年底，在××醫院裏有幾個受傷的俘虜，留院治療；內中有一位空軍俘虜名黑田行雄，年二十五歲，家住在東京郊外二十里的春田町，他原是一個小地主的兒子。

他的傷本來很重，但已經過妥善的治療。把受毒很深的右胳膊鋸

去了二尺，敷上極貴重的藥品，住在頭等病房裏，並且常有中國人去慰問。這樣，他的傷勢也漸漸好起來了。

有一天，在該院服務的一位許君，前去探問，一見面，就問道：「黑田君，還記得六年前住在你家的中國留學生麼？」黑田睜大兩眼，仔細端詳了一會，連忙坐起來，招呼着，說：「先生，別來一向可好？」原來許君在東京求學的時候，住在黑田家，那時黑田還在東京一個高等學校裏讀書，每逢放學回家，時常求許君給他講解英文，他們本是很熟的朋友。現在患難中相見，分外親熱。經許君很殷勤的慰問，黑田也就把他六年來的經過，一字不遺的詳細的告訴了出來。

黑田先深深的長歎了一聲：才慢慢的說道：「過去的事，已經成了一個夢，安靜舒服的生活，完全幻滅了！現在的世界，是魔鬼吃人

的世界！」他帶着極度悲傷的情緒和語調，略微喘了一口氣，又縷縷的往下說他一切的經過。

原來黑田在東北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年，就在高等學校裏畢業了。以後便是應該開始服役的時候了。這期間恰是日本軍閥們正在狂熱的擴充軍備，對於空軍，當然爲積極。黑田便投進海軍部的飛行學校，學習駕駛。經過四年的訓練，不僅學精了駕駛飛機的方法，同時，更練會了在空中戰鬥的本領，居然成爲一位飛行界中不可多得的人物。

四年期滿海軍航空學校畢業之後，他便退伍爲後備的航空戰鬥員。在家裏休息了一個月，就跑到東京的一家機器製造所裏，找得了一個書記的職業。這時他的生活，是很有秩序的，過了半年，在第三年

的春初一月間，黑田結了婚。他的太太是一個大富商人的女兒，名叫榛子，溫柔典雅，十分美麗，曾在東京高等女子學校畢業，程度很高。她原來在某銀行工作，結婚之後，一對新夫婦同到大連的海濱去度蜜月。這種甜蜜的歲月，不知不覺的就是半年過去了。那裏會想到萬惡的軍閥，就在這時挑起蘆溝橋的烽火呢？如此的晴天霹靂，驚醒一雙愛人的甜夢，震毀了一個完美幸福的家庭。

八月二十一日，黑田奉到被徵到中國打仗的命令，同行的共有五十四人。天知道！那一個樂意拋開溫暖的家庭，遠到海外去送死呢？尤其是黑田，在結婚燕爾的時候，當然更加萬分難於割捨的。可是，又有嚴厲的軍令逼迫，無奈何，可憐的黑田也只有含淚告別他的慈母嬌妻！

這五十四人裏面，就有十七個人，反對戰爭，不聽命令，拒絕參加入伍的。官長立刻把他們逮捕起來判了徒刑罪。其餘的三十七個人，再也不敢有任何地一點反抗，祇得伏貼首耳的聽候分派。被派到華北的有十五個人，到上海的二十二個人，黑田是到上海的一個。

黑田還記得臨別的時候，他的母親揮着淚告訴他的話：「兒呀！你是皇家養大的，應當對天皇盡忠，希望你能早早打勝仗回來，多征一些中國的土地，使我們的生活，都富足起來！」他當時很恭順的接受了母親的叮囑。他的愛妻榛子，也對他致了表示類似的同樣的希望和鼓勵。也許是這些贈言給他增加了不少出征的勇氣。又因為他在出發前，看了些軍事機關裏出版的宣傳小冊子，說中國的飛行員，全國還不到二十個；飛機，都是陳舊不堪的，並且都是在一九三四年以前

訂購的，高射炮，全國不到十五尊，並且還射不高，最高的射程，也達不到五十公尺，普通射飛機都是用步槍。憑着這樣的空軍設備，那能給我們大日本皇軍作戰呢？所以祇消五個星期，便可以毀滅中國七十多個大城市，使中國下跪投降。末後，又舉出「滿洲事變」，「淞滬事變」作例子。所以黑田這次來上海，倒很樂觀，滿希望兩個月內便拿下中國，然後凱旋回國去見他的母親和妻子的。——但是，既來到上海之後，才知道中國的空軍並不是那麼糟糕，高射炮的威力，遠出於他的意料之外。在上海開戰祇兩個星期，已經有不少的日本飛行員被打死，被俘虜了。他們這才知道，以前是被欺騙了。但現在已是騎虎難下，後悔也來不及了！還有什麼話說呢？也祇得咬緊牙關，拚命幹一下了。可是這種「幹」，究亦不知是給誰幹的，還真以為幹到

勝利以後，像他母妻所說自己的生活會富足起來呢！

自九月二日以後，戰事緊張了，黑田便每天被命令着去轟炸京滬鐵路同滬杭鐵路，有時也到上海市去投炸彈。每次出去總有兩個人至四個人一塊去。若是駕驅逐機出去，就攜帶五十磅的小炸彈三個或兩個，但並不要你一定都投下去，祇要盡了保護轟炸機的任務就算完。若是駕駛轟炸機出去，就須攜帶炸彈八個以至十二個。大炸彈一個有二百公斤重的，在出去的這一次，必須至少投下去一半，若是不投或少投，就要受到懲罰。空軍們到了指定的目標，受着高射炮的威脅，便找不到投擲的機會，因此往往不管牠目標不目標，不顧一切的亂投一氣，就算完事。所轟炸的是無辜的平民，或是慈善機關，或者竟把炸彈投到那無人煙的曠野都不管，然而，這又那裏是駕駛員的本意？！

他們爲了塞責，那裏還有意志的自由呢？！

在九月二十日以後，黑田被派去轟炸華南五次。但是並不完全是很順利的，有兩次是與中國的空軍開了仗，一次跑開了，一次被打傷了飛機尾巴，很危險，差一點落到地上，幸虧兩軍開戰的地方，離他們的航空母艦不遠，遂趕快的飛回去。後來又到上海去打仗，有一次又被高射炮打傷了，好在機器能用，還能安全的飛行回去。在上海曾出去轟炸過六次。在華南，在華中，遇過兩次的大險，都僥倖脫過了。但是後來又被派到連雲港去，在某一天的下午，去轟炸××地，半路就遇見中國的空軍了，這一次戰爭很劇烈，中國空軍英勇的戰鬥，使得他們招架不住。黑田的同伴們，已經被打死了，黑田的右胳膊已被機關槍打傷了，於是終究被逼迫着降落，成了華軍的俘虜。被逮

捕以後，黑田想着一定是有活路了，因從前看見日本軍閥們的宣傳小冊子，說中國人多麼殘忍野蠻，好殺人，更好殺日本人，祇要逮捕着日本人，就殺死煮着吃。這番自己更身受重傷，祇剩得奄奄一息，縱然萬一不爲中國人殺害，受傷的這種程度，還能希望活麼？萬沒有想到中國人對待俘虜，竟是出乎意外的寬大。黑田先被送到一個附近小城市裏的醫院，敷上藥，包紮好，又送到後方的這個大醫院裏。醫師診察後，說毒已入血，必須鋸去這條右胳膊。現在受中國醫師，護士，人民的熱心愛護，算是保住這條活命，祇是已經終身殘廢了！

黑田把話說到這裏，顯出很感傷的樣子。停頓了一會，他又接着說：「我後悔不該受軍閥資本家們的麻醉，欺騙與利用，我該早把我的手或胳膊弄傷殘了，不來給中國打仗，屠殺無辜的中國人民！我們

同是壓迫的人哪！我們的槍應該向着我們共同的敵人，日本的軍閥資本家們！他說着說着眼淚隨着悲梗的聲調掉下來了！許君趕快用溫和的親切的話來安慰他。接着他又提到他的家庭，他說：「父親母親和妻榛子，至今還不知道我的生死亡，在我被捕以前，榛子每一星期，總來一封信給我祝福，給我安慰，現在是久已沒得到過了。日本軍閥們是叫我們只能自殺或戰死，而不許投降或被俘虜的，假若發現了投降或被俘虜的事，他要對於我們的家庭加以監視或逮捕屠殺的。現在不知我的家庭怎樣了；或者是得到我的戰死的惡訊了吧？或者榛子聽到我戰死的消息，受不了過甚刺激，已經躍海自殺？……」黑田說到這裏，已是哭得說不出聲來，點點的淚，滴滿了雪白的絨毯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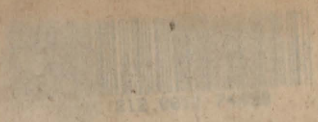


A541 212 0011 7445B

伊
房
故
事

二
〇

重庆市图书馆藏



4